

月饼

□ 蜀水巴人

许多节气、节庆，好像都是和吃连在一起的。元宵节要吃汤圆，重五节得吃粽子，冬至节必吃饺子，腊八节赶着喝腊八粥……而中秋节，哪里能够少得了月饼！一块一块圆圆的月饼，在中秋节前后这几天，当仁不让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绝对的主角。

如果以肖形的角度，来探讨食物与节庆联系的紧密度，月饼——中秋节，必然会独占鳌头。

古人其实早就做出了“示范”——“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馅”，这是爱甜食爱到如痴如醉的苏东坡留下的吃月饼记录。除了月饼，东坡还顶喜欢蜂蜜之类的东西。别人把蜂蜜当点缀，他可以当作主食，拌饭、抹饼乐此不疲。研究苏轼的专家，根据他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推测判断他晚年深受糖尿病的困扰。可是，小小的病痛，哪里能够阻挡住人们千百年来中秋节吃月饼的兴致。赏月之际，月饼应时而食。一轮望月将万里清辉倾泻而下，洒在供于月前的月饼上，一时间令人分辨不清哪是月哪是饼，只看见明月围在你的周遭，天地一体，澄澈如水晶，物我皆忘。

最早出现“月饼”这个名称，源自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专门记录南宋繁盛的吴自牧，在这本书中“荤素从食店”一节里，罗列了一串儿南宋热销的“饼系列”：“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看起来，这是一组颇有浪漫

气息的“花月系列饼”组合。所谓“从食”，原义本指配享、跟随着吃食，又借指副食（与主食相对），犹言小食、点心。盛行于江南的许多“船点”，依然保留了古代“从食”的传统：小巧形妍，玲珑剔透，一口一只的小月饼自在其中。入列《梦粱录》的“花月”诸饼，很有可能要么肖形，高仿出荷叶芙蓉菊花月亮梅花形状；要么入饌，将一应花、叶俱作馅儿，酿入薄薄的饼皮之中——遥想古人，这是借着月饼留给我们的甜蜜猜想罢。

真正热闹地吃月饼，还是过去的“打月饼”。想吃月饼的人们，端着面，拎着油，提着糖，早早地排起队来，一家一家挨着来打月饼。队伍的最前头，是打月饼师傅临时支起来的“打月饼”炉子，火烧得通红，油香溢满四周。油光瓦亮的饼铛子，像一张摊开的大月饼，又像一面亮晶晶的大镜子，能照出人的影子。饼铛子似乎永远都不闲着，一只只月饼被师傅摊在铛子上，排得满满当当。烙一会儿，再把铁链子吊在上边的烧热的盖子扣下来，打的月饼就被“关”进里边，上下加热。诱人的香气这时会顺着铛子缝隙窜出来，渐渐弥漫，招惹得嘴馋的人们，心痒难耐。

常常听母亲讲，“四油四糖”是那时候打月饼比较“土豪”的做法。一斤白面加四两胡麻油，再加四两白糖，当时许多人都舍不得。“四油四糖”打出来的混糖月饼，吃起来香甜油润，而且经得住保存。中秋节时，多打一些“四油四糖”，过

完节后有意预留一些，搁进干净的坛子里，一直可以留到过年。当除夕的辞岁鞭炮响起，摆在祖宗前面的贡品，一定会有一碟子“四油四糖”。中国人的团圆，除了生聚，自然还有一层“慰祖”——由中秋节的望月饼，到春节祭祖的混糖饼，月饼妥妥地“无缝”承接了这种角色转换。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已经很少看见当炉“打月饼”的情景了。连中秋节吃月饼，也逐渐淡了许多——想吃月饼，随时可以去买几块。尽管如此，中秋节时分，人们还是会恭恭敬敬地把月饼当一回事情——我们所过的中秋，哪里仅仅是吃几块月饼！三秋恰半，小小的月饼承载了多少情愫与寄托。“携来不觉乡关远，吟罢犹令客梦清”（明朝顾清《次韵桂饼》）——故国家园，该是一枚月饼甩也甩不掉的永恒主题。

一年一次中秋，至少一年要吃一次月饼——平时吃一块月饼，似乎也就那么回事情。中秋节郑重其事地吃一块月饼，感觉月饼似乎又回到了“四油四糖”的滋味——大约是因为那晚的月亮，又圆又大；大约是因为那首苏东坡那首千古绝唱罢：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巴人说事

难忘“报人楷模”贾春太

□ 水复

翻看近日的《大同晚报》，品读《九龙壁·随笔》版，蓦然发现“老社长”贾春太写的文章《当“炊事员”的感悟》。字里行间，一个业界老前辈对于新闻事业和广大读者那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敬仰。只是今时不同以往，曾经多少次当面受教的我，再无缘得见老人家慈祥的面孔。因为就在春节前夕，原本一直精神矍铄的他不幸染病，生命永远定格在95岁。

作为曾经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老社长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自1945年参加革命，从黎城县县委宣传部干事，到《山西日报》编辑、记者，再到《雁北报》领导，足迹遍及三晋大地。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吃在一起，干在一处，结下了深厚友谊，写出众多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新闻作品。尤其是1976年1月15日，时任雁北报社社长的他，慨然签发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永远的怀念》，多少年后，《光明日报》记者在《新闻战线》杂志上撰文回顾此事，说老贾和同事们发出了反击“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天下第一吼”。

我和老社长相识于2000年，当时我在大同晚报社社部当记者。那时报社还在御西铁牛里，他的办公室就和我们部斜对门。早已离休的他被报社返聘，帮着社领导审看报纸大样。虽然从来没有谁给他安排过硬性任务，但这位在业界声望卓著的老人家非常自律，乐得在报纸的宏观导向和具体稿件上当好“瞭望哨”和“啄木鸟”。

由于家远，我中午一般待在单位，所以每天至少两次，看到他穿一件吊带裤，骑一辆自行车往返于家和报社之间，风雨无阻。下午发稿之前，他总爱走进我

们屋里，笑着问一声“今天有什么好稿子？”如果哪天“闹稿荒”，他就会叮嘱大家“多出去跑一跑”；如果大家说有，他就会坐下来听一听，提一些指导性建议。

2001年7月3日，我接到来自原大同水泥厂的一个求救电话，有位叫冯智的年轻人，为救邻居大娘，被爆炸的管道液化气烧成重伤，却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医药费，生命垂危。与冯智的妻子通话中间，老社长就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人命关天，本身就应该是媒体关注的问题。舍己救人危在旦夕却遭到冷遇，一个记者更应该挺身而出。如果情况属实，报纸一定要有个态度！”7月5日，消息《好人流血还要流泪吗？》在报纸显著位置刊发，并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冯智一家先后获捐3万余元，最终顺利渡过难关。

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受过老社长专业点拨的人有很多。虽说是大名鼎鼎的前辈，但他与人交流，总是一副商量的口气。每次进屋，他一般端个普通的玻璃杯，招牌式的微笑永远挂在脸上。他话不多，有事直入主题，无事马上离开。有时大家忙，轻手轻脚走进来的他常常让人难以发现。有时候众人急着赶稿子，看见他进来，大都点个头笑一下，继续埋头忙乎。多年相交相知，大家太了解他了。每逢此时，老人家就会悄悄离去，正如他悄悄地来，不带一丝怪怨，脸上还是那招牌式的微笑。

2009年9月初，梁赞副总编将我叫到办公室，说报社党委要在“记者节”到来之际，大力宣传“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同志的先进事迹，让我写一篇有关他的人物通讯。按照一般规律，人在成名后，少不了有大量事迹材料或是自传性书籍出版，有了这些东西作“拐

棍”，我想写作起来应该不会太难。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与老人家面谈后，他告诉我除了这些没有，就连他写过的作品也没有保留。没办法，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约他面谈。拗不过我的老人家虽然来了，但采访明显缺乏很好的互动，好多时候都是一问一答。我和老人家商量过多次，问是否可以采访一些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后来又离开新闻行业的前辈，并希望他提供一些相关的联系方式。老贾社长说：“快别麻烦人家，为我这点事找人家不合适”。当通讯稿大体定稿后，面对来自不同渠道的肯定和赞誉，老人家却依旧反对刊发，好像原话是“我是一个普通人，把我说成超人了可不好。”

当年11月9日，《大同晚报》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通讯《报人楷模——贾春太》，引起强烈反响。围绕回应各界反馈，报纸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我和大老贾的故事》。报社的同仁、曾经的同事、已经离开新闻界的当年好友、还有远在外地担任领导职务的旧日下属，纷纷著文响应。看到那些发生在他身上充满真情实感的往事，人们被他独有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

老社长的离去非常突然，因为就在去年底他病逝前半个月，还欣然应邀为我的新闻作品集作《序》。几次通话，老人家声如洪钟，思维清晰，言语间传递着乐观豁达的味道。本来想尽快去看望他，但碍于老人家一再婉拒，便想过了年再找机会。正月初一给老人家电话拜年，约定会面时间，没想到却一切都悔之晚矣。

斯人已去，再不能当面聆听老贾社长的教诲，再不见老贾社长和蔼慈祥的面庞。

浑浑千言，不知所云。

诗 绪

春雪

□ 左世海

专等立春之后，这场雪
才在暮色的掩护下悄然降临
每一朵雪花
就是一颗闪亮的星辰
映亮夜的深沉
每一朵雪花
就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将人间赞美成仙界奇景

其实，雪是春天的恋人
春天因雪而生动
不是吗？凡雪融化的地方
总有遍野的花草
倾迷着对春天漫长的相思

初春是一首诗

□ 张春生

被冰雪捆住手脚的小草
根部留存着生命的火种
静等一场东风
漫山遍野就会燃烧绿色火焰

立春之后，阳光
张开母爱的怀抱，隐藏了
一冬天的鸟鸣，渐次复苏
那伴舞的柳枝
正悄然吐露春的舌头

初春，是一首诗
燕子衔来的词汇，足以搭建
一个诗意的家

“雨水”闹春

□ 魏益君

不管春天的脚步如何踟蹰
春的信使总是如约而至
雨水把酝酿了一冬天的情愫
倾诉在如酥的节气

那些沉睡未醒的生命
在春雨的沁润里复苏
一切的根茎、种子、花芽
有了雨水的滋润
开始苏醒鲜活，充盈季节

雨丝成群结队
从农家的房檐上滚下
跌落成一地欢快的春情
搅动了渴望的心扉
农人就着喜雨
开始拾掇心情，打理春天

雨水，从唐诗宋词的韵脚走来
缠绵成馨香细腻色调
滋润着桃树梨树的眉眼
浇开了一枝红杏的花事